

快慢班

温切斯特公学有非常好的师资,这七百个学生的学校有一百名正式的任课老师,再加上许多兼职老师。正式的任课老师大部分毕业于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多数有博士学位。高年级学生的任课老师几乎都有博士学位,张良在温切斯特公学读书期间,先后有十余位老师给他上课,除了一个老师外,其他所有的任课老师都毕业于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并都有博士学位。如此雄厚的师资力量,不难想像其教育质量。

英国高中教育与大学教育的衔接与国内不一样。高中教育包含了一些大学基础课的内容,所以英国的高中教育有时也称为大学预科,这也是为什么英国的高中是要分科的,学文科和学理工科的课程完全不一样。温切斯特公学有足够的师资,他们上课的班很小,所以可以根据学生的程度授课。在温切斯特公学,快班的教学进度比规定的要快一年,所以在报考大学前一年,快班学生的主要的课程都已结束,最后那一年只是选修一些不重要的课程。

艾伦和张良是2002年入学的高中“学者”,他们两个的数学比较好,或者说学得比较超前,在进高中前他们两个都考过了高中的A-Level数学,并且成绩都是最高等级“A”。如果在高中学理工科,A-Level数学是必修课,此外还要学一门数学课,称为“高深数学”。艾伦和张良的数学程度比规定的教学进度快两年,比温切斯特公学的数学快班还快一年,所以在温切斯特公学的两年里,艾伦和张良始

成长故事

张兴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本书介绍了一个普通的小孩张良在国内和英国受教育的经历。张良在国内上了两年小学后,到英国的公立学校上小学和初中,后来获得奖学金,进入温切斯特公学(Winchester College)这所有六百多年历史的学校上高中。到目前为止,他大概是温切斯特公学唯一的一个获得该奖学金的中国内地小孩。毕业时,张良考进了剑桥大学。

终在一起上数学课。艾伦和张良与另外十二个同学一起上“高深数学”,他们这个班是全校最快的一个班。另外他们两人单独上另一门数学课,数学教研室的主任史密斯博士教他们两个这门课。史密斯博士也毕业于牛津,在温切斯特公学任教快三十年了,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数学老师。史密斯博士给艾伦和张良上数学课时没有特定的教材,也没有特定的进度,完全根据他们两个的进展决定教

什么内容。很多时候是介绍西方的数学史,但是有时候在一些问题上会讲得很深,这时史密斯博士就会给他们出一些难题,他们要用相当多的时间才能完成作业。有些数学作业很难,但是张良觉得很有意思。

张良的物理课和化学课的班要小一些,一个班上只有8个学生。克伦博士主教张良的物理,麦克纳博士主教张良的化学,他们都是牛津毕业的。虽然张良在物理和化学方面的程度是正常的,但是在温切斯特公学,他的程度比快班的同学要晚一年,所以物理课和化学课都不在快班。他本来打算在高中一年级时,把学物理和化学的进度加快一点,像其他的快班同学一样,提前一年结束A-Level的物理和化学课程,但是物理和化学的教学与数学不一样,涉及大量的实验课,不可能为他一个人专门开设一门实验课,结果他只能在慢班上课。

张良在宋顿中学时最不喜欢上物理课和化学课,因为老师讲的内容很简单,他觉得那些内容都已知。他到了温切斯特公学后,发现物理课很有意思,不像以前的老师讲物理课时,先给学生讲概念,由概念得出结论,然后用公式再证明结论。

学物理需要用比较多的数学知识,物理习题通常有大量的计算,但是温切斯特公学的老师更强调物理概念而不是计算,老师总是要求同学多做思考题。这种思考题就是根据一些物理现象猜测会有什么结果,张良星期天回家有时就谈起这种作业,考我们的物理概念还能记住多少。

爱耍诡计

一天,有个人悠闲地走进了慕尼黑体育馆,他腆着一个像啤酒桶似的大肚子,两条腿却像铅笔一样细,仿佛那个肚子随时都会掉下来。他对阿诺说:“我想当冠军。”阿诺上上下下打量了他一番,然后告诉他,他显然具备成为不朽人物的素质,他将训练他参加德国先生争霸赛,而这时距比赛开始只有几周时间了。

阿诺对那个人说,为了给裁判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比赛时他应该大声喊叫,喊叫的声音越响,他留给裁判的印象就会越深刻。他做前倾姿势时,应该在喉间发出低沉的喊声“啊啊啊”。他站直展示二头肌时,应该迸发出高音的“呃呃呃”,并且每做一个姿势,他就应该向舞台前方走一步,使自己越来越靠近前台,直到最后停在距裁判几步远的地方,用尽胸腔全部的力量大声尖叫。“在训练过程中,阿诺会踢一下他的腿,然后告诉他:‘大声点儿,再大声点儿。’”哥伦布回忆道:“我们告诉他憋足了劲大叫。”

那个人聪明好学,进步很快,在举行德国先生争霸赛的那天晚上,他和其他选手一起骄傲地在舞台上表演,以一种在以往健美运动中从未见过的方式展示自我——此后至今都未见过。

随着阿诺声誉渐隆,体形日益完美,他喜欢耍花招的习惯也渐渐广为人知。他曾在杠铃上涂抹润滑油让别人举不起来。他曾经告诉一位健美运动员,为了让自己看上去像一位冠军,他必须把坚果壳粉和盐混在一起吃,吃的数量要不断增多。那位年轻人听从了他的



人物传记

利默著

译林出版社友情推荐

本书通过这位可能会改变美国政治面貌的奥地利移民的公众生活和私人生活及其性格上的多面性,直接展现了一个现代版的靠艰苦奋斗而功成名就的故事。本书精心采访了几乎所有与阿诺·施瓦辛格关系最密切的人士,包括他的良师益友、健美运动中的竞争对手、他终生的挚友、第一任正式女友、他的情人们、他的长期公关秘书、经纪人、制片人、导演以及政界的朋友和对手。

的建议,以致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

被戏弄的人与戏弄的人看问题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在阿诺看来,那些人如此容易受骗,真是有些可悲;而对于那些被耍弄的人来说,他们完全信任他们值得尊敬的教练,认为他给出的建议都是有价值的,把他说的话奉为圣旨。

在欧洲,人们对健美运动员的看法就像美国人对摩托车手的看法一样,认为健美运

筹足货款

筹钱不易,这一点许半夏早有心理准备,不过朋友们的帮忙还是让她感受到冬日里的温暖。小陈把他准备买新房和装修新房的钱都拿了出来,与钱一起来的是小陈脖子上的几道血痕,问他原因他不说,不过许半夏估计那是周茜不答应把钱全拿出去,小两口吵架抓出来的。童骁骑居然拿来了二十万,据他说是问姐姐借的。许半夏做服装的舅舅深知这个外甥女冒险的性格,想借又怕,被许半夏磨到凌晨一点,才答应拿出一百五十万,不过条件极其苛刻,利息也要得不低,许半夏当然只有硬着头皮接受。剩下的一些,这个二十万,那个十万,许半夏平日接近的毕竟都还是些有钱的,不是太大的数目,借起来还是不难。

难得的是,赵垒拿了五十万给她,说是他自己的积蓄,不多,或者有帮助。经此一役,许半夏看清很多人的嘴脸,但也认识了很多值得为之拼命的朋友,比如冯遇、冯太太、赵垒,而小陈与童骁骑本就是过命的朋友,自然不必多说。只是许半夏很矛盾的问题是,既然冯太太对她这么不错,以后还要不要为冯遇的外遇打掩护?这好像有点问心有愧了。

这几天真的像打仗一般,借钱,去银行入账,联络短驳船,联络钢厂,准备赎单。既然钱已经筹齐,那也没必要再拖到钢厂交货,许半夏准备与老宋讨论废钢卸装后,不直接进钢厂,而是由许半夏直接接手。老宋原本一直在犯愁,一天一个电话地打听许半夏会不会看市场低迷,而不接那批废钢,到时给你玩个平

商战小说

阿耐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从浙江收废旧钢铁开始,许半夏一心想进入钢铁行业,面对国有大型企业、外资企业、外省钢铁企业、本地小钢铁制造企业等复杂的社会关系网,许半夏巧妙利用这些企业之间的关系,周旋于各关系的关键人物之间,寻找商机。在“哥们”童骁骑和小陈的帮助下,一步一步建立了在圈子内的信誉,完成原始积累……

地消失,任谁也找不到,那他老宋就有得受了。虽然在电话中许半夏总是乐呵呵地向他保证没问题,绝不会失信,但老宋还是不很放心,这是上百万的亏损啊,又不是小事,如果许半夏溜之乎也,老宋一点都不会觉得奇怪。所以每天只要接通许半夏的手机,老宋都要长喘一口气,把一晚上积聚的担心放点下来。随着船期的渐渐临近,老宋的一颗心都已经提到了嗓子眼,许半夏会不会平地消失,就看最近几天了。老宋的

领导也很英明地觉察到事情的微妙,把老宋叫去好好了解了一下情况,老宋知无不言,但是大家都是成年人,知道人心叵测,谁知道最后关头,会不会有什么变数呢?

所以,当许半夏电话通知老宋,她筹足货款中午携汇票飞过来的时候,老宋心里真是乐开了花,第一时间先跑到他们老总办公室去知会一声。大家都觉得这个小年轻这种时候还这么重信用,非常难得。如许半夏所料,她或许这一笔生意会亏,但她与老宋公司的天线是牢牢搭上了,即使亏了,以后也大有扳本的机会。

老宋激动得亲自开车去机场接人。许半夏又是一觉睡到底。这几天忙得四脚朝天,好不容易安稳睡一觉,所以下了飞机后都还没全醒过来,迷迷糊糊地瞪着眼出来,没看见老宋,还是老宋上去一把拉住她。许半夏这才眨巴眨巴眼睛,笑道:“哇,老宋啊,你不是来接我的吧?我又不是拿着现金,没事的,害你这么远跑一趟了。”

老宋见许半夏一点没有居功的意思,对他还是那么体贴尊重,心里感到非常舒服。又见许半夏似乎睁不开眼的样子,不由替她觉得累:“小许,这几天跑钱的事,跑得很辛苦吧?也难为你了。”

许半夏当然就要他们知道这一点,便道:“是啊,要不是因为春节临近,这些钱应该不是大问题,只是春节前夕大家都要关账,钱都有了用途,所以最后借得出的都是个人手上的闲钱。还好,总算没有耽误你的大事,我真怕要是最后没凑足那个数,让你在公司为难。”一边说,一边翻包把新开的汇票交给老宋。

第二种方案

老宋觉得奇怪:“生殖中心?在这里住院干嘛,这不是妇科给看的病吗?”樊松子解释说:“我和韩医生以前认识,人熟方便。这里病人又少,安静。”

第一天,樊松子就叫老宋回去睡。病房里一共住了三个人,她怕人多嘴杂,漏了底。她对老宋说:“你明天还要上班,休息不好不成。反正我这不能走动的大病,晚上有护士看着就可以回去了。”老宋推辞两句,也就回去了。

宫腔镜手术进行得很顺利。住了几天,樊松子对老宋说,医生让再多观察一段时间,反正医院人多热闹,比我一个人呆在家里有意思。我干脆多住一些日子吧。老宋点点头,答应了。

樊松子等着做另外一个手术,疏通输卵管。韩医生说,这个很关键。没想到,偏偏在这个手术上出现了意外。樊松子做的是局麻,人很清醒,听得见韩医生和护士的对话。似乎,缝合时进行得很不顺利,手术持续了三个多小时。一出手术室,樊松子就急切地追问韩医生情况怎样。

韩医生显得很疲惫,眼睛里也没有笑意,拍拍她的肩,“安心休息。”

樊松子心里越发没了底。转天,韩医生来到病床前,告诉她,输卵管的吻合情况不好,可能需要执行第二种方案,体外受精。并交代她:“让你家先生也有个心理准备,需要做一些检查。”

樊松子犯了难。一方面是失望,一方面不知道怎么和老宋开口。大辈子过来,很多事她都是自己拿主意,办成了才和老宋说。可这事不同,老宋

黑色的蚯蚓



悬疑小说

王芸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友情推荐

的姐樊松子与老宋的婚姻出现危机,儿子成成在一次车祸中丧生。失去儿子之后,樊松子特别渴望再生一个像成成一样的孩子。新生命终于在她肚子里孕育,樊松子感到从未有过的满足,这时,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扰乱了她的生活……

是另一个主角。没这个主角,这戏就演不下去。而且,他们已经打了五年冷战,一度形同陌路。在病床上折腾了一夜,樊松子想出个不知行不行得通的办法。

转天,她该出院了。趁老宋接她办手续的工夫,她对老宋说:“你干脆也做个体检吧。这里的设备是医院最好的,也方便,不用到处跑。刚好我账上还剩下不少钱,韩医生也熟,做个全身检查没问题。”

老宋没有起疑,做了全套体检。事先,樊松子已经和韩

动员是一群明目张胆的歹徒,他们只会打架。阿诺觉得,喝上几升啤酒,然后摆平那些好斗的,以为可以在阿诺和他的兄弟们身上考验一下自己勇气的小阿飞,是一种很好的娱乐方式。在著名的慕尼黑十月啤酒狂欢节上,当阿诺和他的朋友们在喝得酩酊大醉的人群中穿行时,他充满了挑衅的意味。

当阿诺悠闲地穿过一顶巨大的啤酒节帐篷时,有个喝醉的美国人撞在了他身上。那人感觉就像撞上了一栋房子。阿诺继续朝前走,那个美国人认为这是对他的一种挑衅,就从后边猛扑上去,掐住了阿诺的脖子。阿诺把他推开,转过身来,面对着这个站在他面前、攥紧了拳头的身材矮小的人。然而,他却只是不易觉察地微微笑了笑,然后慢慢脱下衬衫,鼓起身上的肌肉。那个美国人见状放下拳头,邀请阿诺和他的朋友一起吃晚餐。

尽管阿诺有能力逐步发展体育馆事业,他的眼光却早已超出了仅限于慕尼黑的成功。他尽力讨好那些在自己视野内最有权力的人物。对于那些惯于胁迫像他那样出身卑微的年轻人的人,他会毫不让步。在英国参加完宇宙先生比赛并获得第二名之后,他遇到了两位致力于健身体育馆事业的卓越馆主,瓦格和黛安娜·贝内特。贝内特夫妇为人就像格斯特尔和布泽克一样,总是设身处地为阿诺着想,乐于分享他胜利的喜悦。瓦格是曾经投票选他为冠军的两位裁判之一,还是英国第一位举起225公斤杠铃的人,这两件事使他迅速获得了阿诺这位年轻健美运动员的好感。

医生通了气,该做的检查都包含在了里面。结果出来,老宋除了脂肪肝和轻微的高血压高,没什么大毛病。樊松子安心出了院。现在,她得和老宋彻底交底了。

樊松子想过从精子库里挑精子。可那样生出来的孩子,就不像成成了。成成是老宋和她创造出来的孩子。在这世上,任何人都不可取代。

选个星期天,樊松子一大早起来,将自己认真收拾一番。她很久没这样的心情了,外套也挑了个没上身的鲜亮颜色。老宋起床,看见她这副样子,愣住了。“我们去江边走走。我想去看看成成。”樊松子望着老宋说。

之前,成成是他俩之间禁绝的话题。谁也不提这两个字。江风已经又凉又硬,刮在脸上隐隐生疼。樊松子仰起头,任江风吹拂她的头发。“老宋,有件事你一定要帮我。可以的话,其他的我都可以答应你,包括离婚。”她不去看老宋的表情,感觉他正定定地望着自己。

良久,风将老宋低沉的声音吹送过来:“什么事?”

“我想再怀个孩子,一个像成成的孩子。”樊松子低下头。一条蚯蚓正从黄沙中钻出头来,努力向外蠕动。

风呼呼地吹过面颊,一下一下,仿佛可以留下印痕。“你不用做太多,只需要去医院提供你的精子。其他的,仪器会操作。等受精卵培育成功后,医生会将它植入我的身体。我就可以放你自由了。”

老宋似乎想说点什么,没有说。他扭过头去,望着江水。樊松子也静静地望着江水。